



## 木府铜铃声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夏梦洁

## 流淌在心底的河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何武

响水滩这个地名，是河水与岩山千百年撞击出来的——每一次浪花飞溅，都是留给大地的诗行，也是留给这方水土的记忆。

## 1

据说，这是一条皇帝来过的河。《大竹县志》记载：“东河，源于八渡乡华星寨南，向西南流10余公里至八渡槽，入明滩乡境后，又向西南至天城乡双河口，西纳高滩河后，相继东纳源出东山（明月山）的李子桥、胡家桥、大茶园等溪河。经杨通乡南流至石子滩……县内长58公里。”民间仅将上游19公里长的八渡河称为东河，把（四川省大竹县）天城、杨通和石子三个乡镇这段称为“御临河”，传说明建文帝曾经到过这条河。这样为河流命名，应该是中国民间最古老、最庄严的抒情方式吧。既让建文帝得到了纪念，又让寻常人家的乡愁有了可以停泊的水岸。

御临河中的响水滩水响得很有节奏，旋律和谐悦耳。潜心玩味，其乐无穷。河水跃入滩面，几里外就能听到声响，像是在演奏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。音响隐隐约约，时远时近，忽而似情人在窃窃私语，忽而似清脆的鸟鸣，忽而似合着节拍敲锣打鼓，余音在滩中织成了绵密的回声。更奇的是，其能“识阴晴”——久晴将雨时，水声骤然变得急促，如千军万马奔腾；雨霁初晴时，则恢复清越，似玉珠落盘。这大自然的预警，成了河畔人家最可靠的气象指针。

清朝诗人马大任当年路过此地，倾听响水，十分感慨，遂在响水滩西岸石壁上挥毫留下诗篇：“过响水滩序，滩高不逾三尺，而水声壮甚，遇晴雨之久，喧闹，四、五、六里，山谷皆应，亦一绝也。为纪念之以诗：双河南下石梁横，滩水喧闻过客惊；终古奔腾无昼夜，一朝澎湃识阴晴。地灵不藉崇高势，实大非惊远近名；却笑群山如有约，劳他响答尽同声。”

其实，马大任就住在下游三公里外御临河畔的流水滩，在滩侧修建书室“听松轩”，教学之暇，常在此吟咏。马大任将滩命名为流水滩，取之“流水下滩非有意，白云出岫本无心”。他本平生淡泊名利，不求仕进，所著诗文为人们喜读乐诵。“竹阳八景”诸诗，最为脍炙人口。大竹籍探花国霖，曾予以高度评价：“金柑红橘擅风流，当代何人识马周。”

## 2

故乡，每一念起，扑面而来的便是春水如蓝、秋风如染。御临河，一条流淌在心底的河。“双河南下石梁横”，指的是双河口至响水滩石坎这段河流。

曾经的双河场很古朴，老街老房老流水，木船石梯旧铺子。那老流水是胡家桥流出的源于明月山清澈的泉水。双河场原名沈家场，清朝乾隆年间，沈氏宗族在井星村童家河石人桥坎上建场，取名“沈家场”。乾隆末年，沈家场因民房失火被付之一炬，遂迁至双河口建场，取名“双河场”，乡政府所在地设双河场故名“双河乡”。

双河场南两华里处有一座弯弯的石桥，似一条玉带般飘在御临河上，官方命名“玉带桥”，民间称为“弯弯桥”。弯弯桥历经了冲毁修复的有趣现象：清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修建，50年后被洪水冲毁，人们搭跳墩通行20年；修复后50年又被冲毁，人们靠小木船摆渡过河又是20年；再修复又被冲毁，后因交通条件改善遂无人问津。

河水穿过弯弯桥，就到达响水滩石坎上的滩头名河湾。这里水深流缓，仿佛凝固了一般，几乎感觉不到河水在流动，好在它镜装了天空的色彩，映出了河畔天城寨美丽的倒影。这个滩里鱼儿多，爷爷能根据河水的颜色，在不同的季节和气候，准确判断出某片区域里的鱼群，我们一大家人就这样度过了灾荒年岁。

## 3

响水滩上面的石坎，坎形连拱，高3米、长约百米，像一条游水过河的巨龙。东连西河坎，西衔天城寨尾。沈氏族人见响水滩风景秀美，便在河畔山坡上建了寨子并取名“天城寨”，意为这个寨子是天上的城市。天城寨又名“天子城”，传说有天子（皇帝）路过此地，于寨内留宿。1952年双河乡分乡时，天城乡政府就设于此地。1955年天城乡合并到双河乡，乡政府撤离。一个乡镇命名特别要注重文化传承，体现当地历史、地理、文化特征。1981年地名普查“双河”重名，因境内天城寨遂更名为“天城乡”。革命烈士徐永培就诞生、成长于这个寨子里。

河水漫过石坎，狠狠地拍到岩石上。岩石已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，与石坎的飞瀑共同演绎着生命的旋律。天空的鸟儿一阵叽叽喳喳后，便会独自飞到石坎上或飞瀑旁停留，静听飞瀑喧腾轰鸣的宏大叙事。穿梭的水鸟，自由的游鱼。雨是最好的装点，它让河滩鲜活起来。杨柳吐翠，草滩新绿，桃花水发，鱼多溯流而上。久违的阳光降临人间，闪闪烁烁的滩面，映射出宝石般的光芒。夏天的雨来得急，纷纷的雨点将滩面打出细碎的涟漪，此时响水无声天地静，只听雨滴与滩面交谈，不时有游鱼探出脑袋偷听。

一说到故乡，御临河就会在脑海中浮现，成了最为清晰的画面，让游子喧嚣的灵魂得到抚慰。

站在木府重檐下，我倚窗听见了铜铃声，那声响穿过丽江木氏土司元明清三代二十二世的风云，透进我的耳膜。铜铃随风轻摇，絮絮地讲着六百多年来的纳西往事。

## 1

在木府石牌坊接我们的导游，是一位高个子年轻小伙，大眼睛、高鼻梁在他黝黑发亮的脸上很耐看，上身穿着麻制的白色无领对襟短褂，衣襟、袖口处有简单的蓝色绣边，皮带紧束着裤腿肥大的黑裤子，腰间挂着布袋儿，未经特别修饰，都是自然的纹理。

见我总盯着檐角的铜铃看，他便笑道：“铃子可不只是装饰，木氏土司当年守着丽江，还靠它传过消息。”

说到木氏土司，就避不开木增土司在位的26年，那是纳西族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。明万历年间，边疆局势动荡不安，木增土司为守住丽江，带着纳西将士在玉龙雪山山下扎营三个月。那时木府的铜铃，每天都会按时响起：清晨响三下，是告知土司府边境无事；傍晚响三下，是盼着将士平安归来。阿勒邱夫人在府里，听见铃响便心安，若是铃音乱了，就会朝着雪山方向静静凝望。

除了肩负着守护丽江百姓与疆土的重任，木氏土司也坚守着对国家的忠诚和担当。明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，辽东战事吃紧，木增慷慨解囊以马帮驮着一万两金银进贡京城，万历皇帝明神宗喜言：“丽江遐荒之臣，闻讨贼之举，助饷至以万金，急公一念，良可嘉赏，宜加三品服，以示风劝。”而后明神宗赐“忠义”二字以彰其忠心，如今石牌坊依然矗立在丽江城里木府门前。明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，木增不仅以财物支持，还上疏进言，提出十条恳切建议，内容涵盖敬天法祖、修身爱民、广纳贤才、明辨是非等诸多方面，这些建议得到明熹宗高度评价，评价其“简而切，旨近而远”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，木氏进贡多达18次，始终承担入朝受封、差发、贡赋、征调运粮草等义务，积极协助征剿平乱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。

## 2

如果说，纳西的忠诚是坚守，那文化便是自由。

也许只有在木府的玉音楼里，才能看到如此博采众长又自成一体的精美壁画。在这些抢救性修复的明清壁画上，可以看见佛道儒及纳西本土神灵共绘一墙，可以看见汉族绘画的线条与写意、藏族绘画的重彩与金碧辉煌、纳西绘画的粗犷与浪漫。站在壁画前，那些藏式祥云纹、纳西蛙神图腾、东巴文装饰纹样，让我

我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强大生命力。

除了壁画，万卷楼也是木氏在丽江地区奉行“兼收并蓄”宗教政策，实行“顺俗施政”“顺俗施化”治理方式的生动见证。

据说，木氏土司不惜重金搜集各类书籍，聘请内地文人到丽江传授汉文化，使汉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，《检书》诗云“万卷浑如邱架藏，清藜小阁满云香”，生动描绘了当年“万卷楼”藏书之盛。应木增之请，徐霞客受托修志、举荐名士、指导其子木宿写作。后来知晓徐霞客考察途中积劳成疾、两足俱废，木增派遣纳西壮士用滑竿护送其返回江南，这不仅是纳西族的礼遇，更是其对多元文化的真诚和接纳。木府时期环境的宽松和包容，极大促进了丽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，木增曾聘请西藏高僧到丽江，编校刊刻藏文佛经《大藏经》，历经九年刻成108卷，其中一套捐给西藏拉萨大昭寺成为镇寺之宝。

纳西族人的自由，从他们的文字也不难看出。东巴文，一种“见木画木，见石画石”的古老文字系统，也是世界上极少数依旧使用和传承的“活着的象形文字”，它朴素如画，“山”便画作山、“水”便画作水、“人”便画作人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文字表达本身的自由度。比如“爱”便是两个小人相对、心有缠绕，心有灵犀、无需多言；比如“路”便是蜿蜒延展的曲线，既是眼前路、也是人生路。记载纳西族的神话、史诗、仪式、医药等，是“活着的古籍”。即使不懂纳西语，也能从东巴文里猜出大意，这种浪漫的自由度更直观地穿透时光，民族、语言的壁垒，传达最直接的喜怒哀乐。

## 3

丽江的天总是多变，走到三清殿，一阵雨袭来，玉音楼、光碧楼在雨里渐渐模糊，一位披星戴月披肩的纳西族阿姨穿着布鞋在廊道里躲雨。雨声渐渐盖住了一切，而我心中的铃声长久地响动着，我何以有幸在这铃声里见证，一个民族在“坚守”与“自由”之间，踏着那条智慧绳索走出自己灿烂的文明之路？又何以有幸，被“爱情”这一人类永恒的叙事所感动？

雨滴顺着屋檐汇成细流，滴落在我手背上，忽然想起方才见过的东巴文字，“想”字被画成一颗从心里钻出的缭绕云气飘向远方。我掏出手机，将那幅写着“想”字的图画，对准雨帘仔细拍下，发送给千里之外我爱的人。我知道，他一定能懂，就像千百年前任何一个纳西族人一样都能看懂。这枚古老文明的字符穿越了雨幕和山河，携带着我无法用言语承载的想念投递到另一颗心里。我们共勉，所有的坚守都是为了通往内心的自由，而最活泼的自由就藏在最温柔的坚守里。

汉族绘画的线条与写意、藏族绘画的重彩与金碧辉煌、纳西绘画的粗犷与浪漫。站在壁画前，那些藏式祥云纹、纳西蛙神图腾、东巴文装饰纹样，让我